



Die Weiße Massai



白色玛塞



无论身处什么环境，都不要放弃对生命和生活的追求

Corinne Hofmann

[瑞士] 科琳娜·霍夫曼 著
传世雷特 译



哈尔滨出版社

I 522.45
H968



Die Weiße Massai

白色玛塞



S135 21/1X

Corinne Hofmann

[瑞士] 科琳娜·霍夫曼 著
传世雷特 译



哈尔滨出版社



20022316

黑版审字 08 - 2003 - 02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色玛塞 / (瑞士)霍夫曼著;传世雷特译.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04. 1

ISBN 7 - 80699 - 099 - 2

I. 白... II. ①霍... ②传... III. 自传体小说 - 瑞
士 - 现代 IV. I52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6586 号

Copyright © Al Verlag GmbH München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 2004 by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责任编辑:殷宏伟 路 嵩

封面设计:刘 炜

© [瑞士]科琳娜·霍夫曼著 传世雷特译

白色玛塞

出版/哈尔滨出版社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贵新街 170 号

邮编/150006

电话/86225161(发行部) 86225162(总编室)

网址/http://www.hrbcs.com

E-mail: hrbcs @ yeah.net

发行/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哈尔滨报达人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11

字数/254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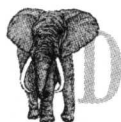
版次/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 - 80699 - 099 - 2/I · 28

定价/24.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电话:0451 - 86225162
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黑龙江分所



目 录

to Waffle Masai

抵达肯尼亚	1
寻找	12
漫长的六个月	17
重逢	19
官僚作风	31
三赴肯尼亚	41
新的故乡	44
随普里希拉旅行	49
与尤塔见面	54
幸运之地玛拉尔拉	65
回到蒙巴萨	70
“只是脑子出了点问题”	75
“你一定会来找我的”	81
越野车	95
独闯密林	102

未来计划	107
日常生活	116
陌生的瑞士	122
非洲故乡	124
来自官方的压力	133
疟疾	140
住院	145
庆典	150
“小心我们的宝宝”	161
告别与欢迎	168
户籍登记处和结婚旅行	170
我们自己的小茅屋	174
赞布鲁婚礼	176
我们的商店	183
丛林小路	196
教师的妻子	203
对宝宝的担心	208
在死亡之坡上	211
大雨	215
从小屋搬出	220
会飞的医生	227
索菲亚	233

娜皮莱	236
第三次回家	241
饥饿	245
隔离	254
内罗毕	263
在瑞士休养	268
白色脸庞	275
一切都变好了吗?	277
怀疑	281
矛盾激化	289
绝望境地	294
无言的怒火	299
大吵一架	305
新的希望	308
痛苦的失望	320
走投无路	326
逃	330
附:信件 1	331
信件 2	333
信件 3	335
信件 4	336
插图	339

抵达肯尼亚

啊,多美妙的热带气息!当我们到达蒙巴萨机场时,迎接我们的就是这美妙的热带气候。我早已预料并感受到,这就是我以后的家园,生活轻松、心情舒畅。但是,似乎只有我才感受到这里的美景,因为我的男朋友麦考苦涩地提醒道:“这里有一股臭味儿!”

办完通关手续后,我们乘旅游巴士前往酒店。途中,我们必须乘轮渡过一条河,这条河把南海岸与蒙巴萨分隔开来。我们坐在车里感到天气出奇地热。此时此刻我还不知道,这次轮渡会在三天之后彻底改变我的一生。是的,一切都被搅乱了。

上了岸以后,我们又在公路上行驶了约一个小时,穿过了一些村落。简陋茅屋前的妇女们看上去都像是穆斯林,因为她们全是黑巾遮体。终于,我们到达了酒店:非洲海洋酒店。这是一座现代、但又具有非洲风格的建筑,圆形的小房间,小巧玲珑,装饰漂亮,爽心宜人。第一次去海滩,便坚定了这种感觉:这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地方,如果可以,我真想永远留在这儿。

过了两天,我们已经很习惯了,于是,我们想自己坐公交车去蒙巴萨,并乘“里可尼”号渡船去游览那个城市。谁也没有注



白色玛塞

意到，有一个拉斯塔人从我们身边经过，我听到：“大麻，印度大麻。”麦考点头应道：“是，是，我们上哪儿交易？”简短的交谈之后，我们跟着那个人走了。“算了吧，麦考，这太危险！”我说，但他并不在乎我的顾虑。当我们来到一个偏僻破败的地方时，我试图终止这笔交易。但那个人向我们解释说，我们应该等他，说完便不见了。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终于，麦考也看出来了，我们应该离开。我们刚刚离开，那个拉斯塔人就在警察的陪同下出现了。我气坏了，愤怒地问道：“你现在看到了吧，会发生什么来着？！”

已经是傍晚了，我们准备返回酒店。但是朝哪里走呢？我弄不清楚那个渡口在哪里，而且麦考也傻了。我们第一次争吵起来，互不相让。就这样，我们找了许久，才找到了那个渡口，远远望去，成百上千的人驮着装得满满的箱子，推着小车，抱着鸡，站在等候摆渡的汽车之间，大家都想上这艘两层的渡船。

终于，我们也上了船。这时，令人不解的事发生了。麦考说：“科琳娜，看那边，那儿有一个玛赛人！”“在哪儿？”我问，并顺着他所指的方向望去，我就像触电一样，一个高高的、深棕色的、非常漂亮的、异国味十足的人，正懒洋洋地靠在渡船栏杆上，用深色的眼睛瞧着我们——人群中惟一的白种人。天哪，我思忖着，他那样英俊，我还从未见过呢！

他只围一块短短的红色臀巾，但装饰得非常漂亮。他的前额饰以一颗很大的固定在彩色珍珠上的珠母扣，闪光耀人。长长的赤发梳编成精美的细发辫，他的面庞画有图案，图案一直往下延伸到胸部。在胸部交叉挂着两条长长的彩色珍珠链，手腕上戴着许多手镯。他的面庞是那样匀称漂亮，人们几乎可以认为，那是一个女人。但是他的举止、他高傲的目光和强健的肌肉，却在告诉人们他的确是个男人。我出神地注视着他。天哪，

他伫立在黄昏的夕阳下，简直就是一位年轻的天神。

再过五分钟，你将不再见到这个人了。一想到这里，我不禁有些惆怅，因为那时渡船就要靠岸，大家会四散而去，分乘各自的车，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心情很沉重，几乎喘不过气来。我旁边的麦考刚好说完他的话：“……在这些玛赛人面前，我们可要小心，他们会把来这儿旅游的人洗劫一空。”对我来说，此时此刻已经无所谓了，我发疯似地琢磨着，怎么才能够与这个令人窒息的美男子搭上话儿呢？我不会讲英语，光这样呆呆地盯着他是没什么用的。

装货板放了下来，大家在启动的汽车之间抢着上岸。而那个玛赛人，我只能看到他远去的背影，闪着光，很快地消失在肩扛手提的负重人群中。完了，过去了，我想着，简直要大哭起来。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也不知道。

我们上了岸，涌向公共汽车。这时天色开始暗下来。在肯尼亚，夜色会在半个小时之内突然降临。很多汽车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挤满了人和行李。我们站在那里，茫然不知所措。尽管我们知道我们酒店的名字，但我们不知道它位于哪个海滩。我不耐烦地推了麦考一下，说：“你倒是找个人问一下呀！”可他却说这是我的事，我从没来过肯尼亚，况且我也不会说英语。他想了一个主意：去蒙巴萨。我很悲伤，我在想那个玛赛人，他已经占据了 my 脑海。

天完全黑了下來，我们还站在那里吵。所有的车子都开走了，这时从我们身后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Hello！”我们同时转过身子去，天哪，我的心跳几乎都要停止了！是“我的”玛赛人！他比我高出一头，虽然我已经是 1.80 米的个儿。他望着我们，用一种我们俩都听不懂的话劝我们。我的心好像要跳出来似的，腿也在颤抖，一时完全乱了方寸。这时麦考试图在解释我们



白色玛塞

要到哪里去。“没问题，”玛赛人答道，“我们应该等待。”差不多半个钟头过去了，我只知道注视着这个美男子。他几乎不留意我。麦考却相反，反应有些激动。“你究竟怎么了？”他说，“你一直死盯着这个男人，我真感到羞愧。请控制住自己，要不我都不认识你了！”玛赛人站得离我们很近，一言不发。只是通过他高大身体的轮廓和他充满性感的气息，我才感觉到他的存在。

车站的边上，有一些小商店，看上去像工棚似的，卖的东西都一样：茶、糖果、蔬菜、水果和挂在钩子上的肉。这些小店只能用微弱的煤油灯照明，灯光灰暗。屋檐下站着的人，衣衫褴褛。作为白种人，我们在这里显得非常扎眼。

“我们回蒙巴萨吧，找辆出租车。玛赛人搞不懂我们要做什么，我也不信任他。另外，我相信，你已经完全被他迷住了。”麦考说。但对我来说，这就像一个命运的安排，因为在所有黑人中，偏偏是他向我们走了过来。

不久，汽车来了，玛赛人说：“来，快来！”他跃上汽车，并为我们占了两个座位。“他还会下车吗，还是与我们一起走？”我问自己。让我感到放心的是，他坐在过道的那一侧、麦考的后面。汽车在黑暗的公路上行驶，人们不时可以透过棕榈树和灌木丛看到点点星火，并猜想到，那儿即是人烟所在。夜，改变了一切，我们彻底迷失了方向。麦考觉得路程很长，以至于他多次想要下车。只是由于我好心的劝说和玛赛人的话语，他才意识到，我们必须相信这个异域人。我不害怕，相反，我愿意永远这样行驶下去。我男朋友的在场已开始让我烦恼，他把谁都想得那么坏。此外，他还遮挡了我的视线！我使劲地思索着：“我们到酒店后，又会怎么样呢？”

足足一个小时之后，可怕的时刻到了：汽车停了。麦考表示了感谢，轻松地下了车。我又看了看玛赛人，一句话没说，然后

跳下汽车。车继续行驶,不知驶向何方,可能是去坦桑尼亚吧。从此刻起,我便再也没有什么度假的心思了。

我一直在沉思着,想着我自己、麦考和我的生意情况。五年前,我在比尔开了一家高级二手时装店,也经营结婚礼服。经历了初期的艰难之后,生意渐渐红火起来,在一段时间我还雇了三名女裁缝。我27岁时,就取得了成功,过上了令人羡慕的生活。

我认识麦考,是在开店之初对店铺进行细木加工时。他当时彬彬有礼,幽默风趣。那时我刚刚来到比尔,一个人都不认识。有一天,我应邀和他一起吃饭。慢慢地,我们一起相处,半年之后,我们同居了。在比尔,我们被看做是“天生的一对”,我们有许多好朋友,他们都期待着我们的婚礼。然而,作为一名职业女性,我却全身心地扑在生意场上,并想在伯尔尼开第二家店。我根本没有时间考虑结婚或生孩子什么的。当然,我的计划也没有对麦考造成过多的伤害,肯定没有,因为我现在挣得比他要多得多。但这确实给他带来了压力,并且最终导致了我们近来的一些分歧。

哦,这对我来说毕竟是全新的体验!我总试图弄明白在我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就情感而言,我和他之间的距离还很远,而且我发觉,我对他几乎没有感觉。而那个玛赛人,却已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因为他,我茶饭不思。在酒店,我们有最好的饭菜,但我吃不下,肚里的肠子就像打了结似的。我整天地望着海滩,或是沿着海滩走着,希望能够看到他的出现。时不时我倒能够看到一些玛赛人,但他们都很矮小,远不如他那样英俊。麦考也没办法,只能由着我来。他期待着我们早日返程回家,因为他深信,回去后一切都会正常如初。然而,这个国家已经打乱了我的生活,而且今后不会有今天那样更令我激动的事情了。

麦考决定前往玛赛人部落旅行。这个想法并没有使我感到



白色玛塞

特别高兴,因为即使这样,我也没有什么机会再见到那个玛赛人。但对这个两日游的方案我还是表示了赞同。

旅行是紧张的,因为我们要坐长途汽车深入腹地。我们已经行驶了几个小时,麦考觉得一切都很慢:“为了几只大象和几头狮子我们真犯不上受这么多的累,在家里的动物园里也能够看到呀!”但我喜欢这样的旅行。不久,第一个玛赛村落到了。车子停下后,司机问我们是否有兴趣参观玛赛人的茅草屋和里面的住民。“当然愿意啦。”我说。我发现旅行团其他成员都对我露出了不满的表情。司机这时也谈好了价钱。于是,我们穿着白色的运动鞋,在黏黏的沼泽地上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着,一不小心就会踩在遍地皆是牛粪上。在我们刚要到达村寨的茅草屋时,女人们便领着一群群的孩子朝我们跑了过来,拽着我们的衣角,简直想要用他们的长矛、衣料或装饰品什么的换取我们所带的一切。

这时,男人们也被吸引了过来。我实在不想在这样的沼泽地上再走下去了,于是就从这些粗鲁的妇女和成群的苍蝇中挣脱出来,跑回车上。其他的旅客也都冲了回来,大家高喊着:“快开车!快开车!”司机笑了笑,说:“这下你们该知道要离这些部落里未开化的野人远点儿了吧,连肯尼亚政府也拿他们没办法。”

车里的空气已经污浊不堪,苍蝇“嗡嗡”地舞个不停。麦考带着讥讽对我说:“怎么样,至少你现在已经知道你的玛赛帅哥来自怎样可怕的地方了吧。”而我此时却丝毫没有想关于那个玛赛人的事。

汽车继续向前行驶着,我们彼此无话,路边不时有象群出现。下午我们到达了一家小旅馆,要知道,在这样的半沙漠环境中想住豪华酒店是不大可能的。我们一进房间就冲进了浴

室——脸上、头发、浑身上下都黏糊糊的，难受极了。晚餐是几道当地的特色菜，经过了五天茶饭不思的日子，我这时终于感到自己有些饥肠辘辘了。第二天我们起得很早，为的是去看狮子，结果只看到了三只还在熟睡中的狮子。接下来我们踏上了返回蒙巴萨的漫长归途。随着我们越来越接近蒙巴萨，我心中一种幸运的感觉也越来越强烈。我下定决心：我们还有不到一个星期就回国了，在这之前我一定要找到“我的”玛赛人。

晚上，酒店里举行了玛赛舞表演，其间还有各种饰品出售。我满怀希望地等待着再见到他。我们坐在第一排，一群武士打扮的表演者登场了，约有20多个男子，高的、矮的、英俊的、丑陋的，但就是没有他。我失望极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很欣赏他们的表演，而且又感受到了他们身上不同于其他非洲人的独有气息。

在酒店附近有一家名为“灌木宝贝”的露天迪斯科舞厅，许多当地土著也常到那里去。“走吧，”我对麦考说，“我们去那家舞厅看看。”麦考并不太愿意，这当然是因为酒店对我们作出的安全警告，但耐不住我一再坚持，他还是答应了。我们沿着漆黑的街道走了一会儿就看到了灯光，耳边也传来阵阵摇滚乐声。刚一踏进舞厅，我就立刻被吸引住了，这里不是酒店里那种情调单一、开着空调的封闭式舞厅，而是一片自由天空下的大舞场，搭建在棕榈树间的吧台更显出一种独有的异域风情。吧台前坐满了外国游客和当地土著，到处弥漫着轻松和欢乐的气氛。我们找了张桌子坐下，麦考要了杯啤酒，我要了可乐。过了一会儿我就一个人去跳舞了，因为麦考对此没什么兴趣。

接近午夜时分，舞厅里走进了几个玛赛人。我赶忙仔细地辨认他们，结果只是在酒店表演的几个人，令我十分失望。我决定在舞厅度过今晚剩余的时间，在我看来，这是再次见到那个玛



白色玛塞

赛人的惟一可能。麦考尽管表示不满,但也不想独自待在酒店里。就这样,我们每天吃过晚饭就会到舞厅来。

又过了一个晚上,这天已经是12月21号了,我的男友已经厌倦了这种夜生活。我向他保证,今天是最后一次了。像往常一样,我们坐到棕榈树下的一张桌旁。我来到舞动的人群中跳起了独舞。他一定会来的!

11点多了,我已经大汗淋漓,这时门开了。我的玛赛人!只见他慢慢地走到一张桌前,背对着我坐了下去。我的膝盖在发抖,几乎站不住了。我感到自己的每一个毛孔都在冒汗。我忙靠在了一根舞池边的柱子上,这才没有倒下。

我觉得自己的脸颊有些发烧,我该怎么办呢?为了这一时刻我已经等待了好几天了。我蹑手蹑脚地走回麦考身边,对他说:“看,那边坐着的就是帮助过我们的那个玛赛人。把他叫过来一起喝一杯吧,算是表示感谢!”麦考转过身,与此同时,那个玛赛人也发现了我们。他向我们招了招手,站起身走了过来。“你们好,我的朋友!”他微笑着向我们伸出了手。

他坐在麦考身边正对我的位子上。真是的!为什么我不会讲英语呢?麦考正努力地尝试与玛赛人交谈,因为他发现,玛赛人的英语并不很好。就这样,我们三人借动手势和表情进行简单的交流。他先看了看麦考,然后转向我,一边指着我一边问麦考:“你的妻子?”“不,不是!”我抢先答道,“我们只是男女朋友,还没结婚呢。”玛赛人并没听懂,接着追问我们有没有孩子。我不由自主地提高了声调:“不,我们不是夫妻!”

我还从未与他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过。我们之间只相隔一张桌子,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打量他。他长得实在是太帅了,还有那精美的饰物、赤色的长发和高傲的眼神!我出神地望着他,仿佛时间都静止了。他问麦考:“你为什么不和你的妻子跳舞

呢？”麦考说自己更喜欢坐在那儿喝啤酒。我连忙抓住这个机会邀请玛赛人跳舞，他看了看麦考，在没有被阻拦后就欣然答应了。

我们步入舞池，他跳的是当地的民间舞蹈，而我的动作是欧式舞姿。他面无表情，我也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这个对我来说还十分陌生的异国男子像磁石一样将我牢牢吸引。轻柔的慢拍舞曲响了起来，我真想温柔地靠在他的怀里，但我没有这样做，而是走出了舞池，不然的话我会完全失控的。

麦考连忙对我喊道：“科琳娜，走吧，该回酒店了，我有点累了。”可我不想走。玛赛人又对麦考打起了手势，原来他想邀请我们改天到他家去做客，还要介绍他的家人给我们认识。没等麦考表态我就一口答应了下来。他和我们在酒店门口道了别。

这一夜我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渐渐地，东方泛起了鱼肚白，这时我终于清楚地感觉到，我和麦考的关系已经走到了尽头。身旁的他正疑惑地望着我，突然，我斩钉截铁地对他说：“麦考，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不知道自己和那个陌生男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只知道，我的情感已经超越了所有的理智。”麦考轻声安慰我，他说只要我们回到瑞士，一切就会像原来一样了。我却明确地告诉他：“不，我不回去。我要留在这个美丽的国家，留在最值得我爱的人身边，和那个玛赛帅小伙在一起。”麦考被我的话弄得一头雾水。

炽热的骄阳下，我们沉默着站在酒店门口等玛赛人，给我的感觉仿佛是在和麦考告别。玛赛人终于出现了。一阵寒暄过后，我们随他上路。三个人在树林间穿行了20多分钟，不时有半人高的猴子从我们眼前跳来跳去。玛赛人迅捷的步伐不得不令我佩服。尽管他穿着笨重的用汽车轮胎做成的凉鞋，但走路来却十分轻盈，仿佛根本没有着地似的，而我和麦考则像两头



白色玛塞

笨象一样艰难地挪着步子。

不远处，五间环形排列的圆形小房子映入我的眼帘。它们有点像酒店的圆形房间，只是小了许多，也不是水泥建成的，而是用天然石料垒成的，外面还粘着一层红土，屋顶是用秸秆搭的。其中一间小屋前站着—个胸部丰满的健壮妇女。玛赛人介绍说，这是他的亲戚普里希拉，直到这时我们才知道玛赛人的名字——勒克廷迦。

普里希拉热情地向我们打招呼，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她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喝茶，还是？”我笑着表示同意。麦考抱怨天气太热，要有啤酒就好了，但这也只能是想想而已。普里希拉取出一只酒精炉烧水。我们一边等水烧开，一边给她讲起了瑞士和我们的工作。普里希拉说她已经在海边住了10年了，而勒克廷迦一个月前才搬来，所以也不太会说英语。

我们一起合影，每当我站在勒克廷迦身边时，总有一种幸福的感觉。但我却不敢接近他太久，否则我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抚摸他的。茶沏好了，味道很棒，只是搪瓷茶杯太烫手了。

天色暗了下来，麦考说：“我们该离开了，回酒店还得走一阵呢。”我们与普里希拉告别，并互相留下了通信地址，答应将来给对方写信。到了酒店门口，勒克廷迦问我们：“明天就是圣诞节了，你们还去‘灌木宝贝’吗？”没等麦考开口，我就高兴地回答：“一定去！”

明天就是我们留在这里的倒数第三天了，我准备告诉玛赛人，自己会在旅行结束后与麦考分手。除了我对勒克廷迦的感情外，其他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可笑。我明天还要告诉他，我不久就会独自回来找他。只有一件事让我心存顾虑——他对我是怎样的感觉呢？但马上我就给出了答案——他的感觉肯定像我一样！

抵达肯尼亚

今天是圣诞节,但40℃的高温却让人丝毫感受不到冬日里圣诞的气氛。我为晚上的见面精心打扮了一番,换上最漂亮的衣服。在舞厅我们叫了香槟酒,但一直等到10点也没见勒克廷迦和他的朋友。怎么回事?他不打算来了?不安的情绪涌上我的心头。我最多只能明晚再来一次,后天早上我们就要上飞机了。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入口处,企盼着他的到来。

这时进来了一个玛赛人,他四处望了望,略带犹豫地向我们走来。“你们好。”他说,“请问你们是勒克廷迦的那两位白人朋友吗?”我们点点头,我心里感觉不妙,紧张得汗珠渗了出来。那人向我们讲道,勒克廷迦今天下午去了禁止土著人进入的海滩。有几个人嘲笑他的发型和穿着。作为一个高傲的武士,他被激怒了,就用手中的木棍打了那几个人。海岸警察无法听懂他的申辩,把他抓走了。现在他就被关在靠海岸的某个监狱里。勒克廷迦托这个人来向我们说明情况,并祝我们后天一路顺风。

麦考给我翻译着那个人的话,当我得知勒克廷迦出事了之后,感到整个世界都崩溃了。我竭力掩饰着自己的焦急与不安,对麦考说:“问问他,我们能帮什么忙吗,我们只剩一天时间了。”麦考冷冷地说:“再待几天都一样,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我倒是为我们能回家了感到高兴。”我没理会他,对玛赛人说:“埃迪,”这是他的名字,“我们能去看看他吗?”埃迪准备今晚找其他玛赛人凑些钱,明天出发去找勒克廷迦。但要找到他难度很大,因为大家不知道他被关在岸边五所监狱中的哪一所。我央求麦考同意我们明天和埃迪一起去,经过一番软磨硬泡,他终于同意了。我们与埃迪在酒店前分了手。我整晚都没有入睡,不知道自己还会经历怎样的事情。我只知道,我一定要见到勒克廷迦,在回瑞士之前,一定要见到他!